



撰文  
朱迪斯·本哈默·休  
(Judith Benhamou-Huet)  
摄影  
希尔维亚·德拉兹  
(Silvia Draz)

## 二元变奏

DUALITY  
IN DESIGN



---

一位喀麦隆设计师兼艺术家沉浸于日本文化之中，并从两个迥异世界的传统和文化遗产中发现共性，继而创造出一种糅合身份认同与文化遗产的混合服饰——非洲和服，以共有的归属感和崭新美学打破传统。



17世纪法国诗人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奥 (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 曾说：“慢慢来，别灰心，反复重来，让你的艺术尽善尽美。”艺术家兼设计师塞尔日·穆安格 (Serge Mouangue) 对此言深有共鸣，他匠心创造出一种融入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混搭和服。正如穆安格所言：“在这项创作中，我不懈追求完美，投入大量时间进行构思，不断尝试并持续改进。”

穆安格于1973年出生于西非国家喀麦隆首都雅温得，6岁随父母移居法国，在巴黎郊区长大。父亲期望他成为律师或工程师，但他自幼展现出绘画天赋，进而入读艺术学校，后来在法国国立高等工业设计学院 (ENSCI) 学习工业设计，1999年毕业。他热爱旅游，在学生时代就走遍法国，游历欧洲各地，还远涉土耳其、中国、墨西哥和美国等地探险。他曾在澳大利亚实习过一年，师从200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建筑师格伦·默科特 (Glenn Murcutt)。穆安格与妻子在澳洲相遇后喜结连理，并在那里迎来第一个孩子。

2000年，穆安格重返巴黎，加入雷诺科技研发中心的概念车设计团队。2006年，他借助与合作伙伴日产公司的关系，获得机会调到日本工作，就职于日产公司位于东京的创意盒子 (Creative Box) 工作室。接下来他在日本生活了5年，这个国家及其文化为他带来启示。身为喀麦隆人，穆安格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家乡与日本颇有相似之处。他亦坦言：“当然，日本社会本质上更为严谨，而西非国家则奉行随机应变的生存之道。尽管如此，这两种身份认同之间却有很多共通点。例如两种文化都以长幼有序为基石。日本拥有非常规范和等级森严的传统。西非同样如此，对一个人的称呼方式取决于其性别，是否具备某种专业知识，以及长幼之分。我还注意到伏都教讲究与逝者的关系，而日本神



塞尔日·穆安格设计的和服融汇了非洲与日本文化精粹。蓝色和服 (第44页) 以非洲缠腰布蜡染工艺印饰图案，灵感源自爪哇蜡染，搭配京都工坊打造的精制丝绸腰带。腰带上方浅露的衬带称作带杨

(obiage)，以加纳手工编织的肯特布制成。棕色和服 (第45页) 以大地为灵感，采用传统 bogolan 泥染布，以非洲梓树叶提取的汁液染色，并用发酵泥土绘制图案。羽织 (haori，和服外套) 衬里饰以西非毛

里塔尼亚风情刺绣。喀麦隆木梳头饰为这套和服造型画龙点睛。上图和服的印花图案灵感源自电路，采用非洲缠腰布蜡染工艺。腰带选用肯尼亚马赛部落的传统 shuka 面料，又称为“非洲毯子”。



穆安格将这款亮丽的和服称作“日落律动” (Sunset Vibration)。所用棉布采用蜡染风格疏水蜡设计，搭配京都制造的丝绸腰带和喀麦隆传统串珠手镯。





塞尔日·穆安格 (对页小图) 采用爪哇风蜡染印花布制作了这款长袖和服, 并将其命名为“朝气蓬勃” (Young Fire), 搭配京都制造的丝绸腰带。模特头戴京都传统簪饰和喀麦隆木梳, 为造型添上点睛之笔。

## “我的‘第三美学’运用表演、服装、雕塑和视觉艺术等具象化形式, 开辟出崭新道路。”

道文化认为万物有灵, 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美学方面, 中非加蓬的普努面具 (通常覆有一层高岭土) 也会让我联想到日本的能乐面具。这一切促使我发展出一种我称之为‘第三美学’的语言。它并不真正归属于某一种文化, 而是运用表演、服装、雕塑和视觉艺术等具象化形式, 开辟出崭新道路。”

回到法国和雷诺科技研发中心之后, 穆安格继续拓展他的第三美学。到了2016年, 他已做好打算离开汽车设计界。与此同时, 多次京都之行让他愈发对日本传统和服的极致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京都都是和服的发祥地。在日本穿着和服是理所当然之事。在日语中, 和服 (Kimono) 来自“着” (ki) 和“物” (mono), 穿着之物, 即为和服。”

为彻底沉浸于和服文化, 穆安格潜心向传统和服制造商学习。“我不仅想了解和服的历史, 还想了解它的制式、剪裁、比例、穿法以及配饰的运用, 和服的配饰可谓五花八门。我先后与东京和服品牌 Kururi 及京都的小田章合作。和服的穿法十分复杂, 由里到外层叠有序, 繁琐考究。若要一一穿搭妥善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正确的穿着方式与和服的制作面料一样重要。如何用传统腰带 (obi) 束系和服, 还有腰带的打结方法, 都极其复杂。”

对此, 穆安格别出心裁地选用非传统织物来制作和服。他会采用非洲面料, 比如 bogolan (由棉带缝制并以泥土染色的传统马里棉织物)、蜡染



印花布 (撒哈拉以南非洲以 batik 蜡染为灵感的非洲印花棉布), 还有 ndop (由喀麦隆巴米累克人以棉带制成的织物, 饰有蓝白色几何图案)。穆安格解释道: “西非的面料丰富多彩, 我将其与京都的丝绸腰带结合, 创造出混合不同风格的第三美学。我们倾注了许多时间与心血设计和服, 包括用于展示以及日常穿着的和服。”穆安格主要与家族经营的京都百年和服店小田章合作。

身为设计师, 穆安格悉心致力于构思创作: “在小田章, 我的工作包括采购面料, 以及为和服创作诸美重复的图案。要在剪裁与图案之间取得平衡, 必须精确万分。对于丝绸腰带的染色处理, 我精心选用了日本传统公认最纯净的京都水。”

不过, 穆安格的非洲身份亦在其

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并没有一味遵循日本人的行事之道, 而是选择将自己的出身传统融入其中, 从而在日本文化的传统结构中获得认同。这种做法行之有效。正如他的解释, “在日本, 严格遵循等级礼仪非常重要, 我用上了小时候学过的肢体语言。”

融合和服传统与西非文化是极为大胆的尝试, 而穆安格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果。2008年, 《日本时报》发布了一篇专题报道, 特别聚焦穆安格的作品, 他的事业随之迎来重大转折, 工作邀约纷至沓来。纽约艺术与设计博物馆还委托他结合日本漆艺与喀麦隆俾格米族雕塑, 创造出兼收并蓄的作品。

穆安格的作品还在国际上声名远扬, 频频亮相。2020年, 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举办了一场和服专题展, 其中就有穆安格的设计作品。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门介绍该博物馆的节目中, 他的参展作品亦有出现。2022年, 穆安格的第三美学新作将于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 (Musée du Quai Branly) 展出。在这件作品中, 他巧妙糅合日本花道的花篮编织工艺与西非的编发技艺。

穆安格设计的和服选用更为轻便的面料, 并饰有别致图案, 如今已得到日本人青睐。穆安格解释道: “这些和服更加宽松, 确保行动更自如。我设计的和服摒弃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繁文缛节, 因而得到人们的喜爱。”穆安格的第三美学或许能为古老传统指引新方向。◆